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

話說三藏四眾躲離了小西天，欣然上路。行經個月程途，正是春深花放之時，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，一番風雨又黃昏。三藏勒馬道：「徒弟啊，天色晚矣，往那條路上求宿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。若是沒有借宿處，我三人都有些本事，叫八戒砍草，沙和尚扳松，老孫會做木匠，就在那路上搭個蓬庵，好道也住得年把，你忙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呀，這個所在豈是住場？滿山多虎豹狼蟲，遍地有魑魅魍魎，白日裡尚且難行，黑夜裡怎生敢宿？」行者道：「獸子，越發不長進了。不是老孫海口，只這條棒子揸在手裡，就是塌下天來，也撐得住。」師徒們正然講論，忽見一座山莊不遠。行者道：「好了，有宿處了。」長老問：「在何處？」行者指道：「那樹叢裡不是個人家？我們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」長老欣然促馬，至莊門外下馬，只見那柴扉緊閉。長老敲門道：「開門，開門。」裡面有一老者，手拖藜杖，足踏蒲鞋，頭頂烏巾，身穿素服，開了門，便問：「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？」三藏合掌當胸，躬身施禮道：「老施主，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。適到貴地，天晚，特造尊府借宿一宵，萬望方便方便。」老者道：「和尚，你要西行，卻是去不得啊。此處乃小西天，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遠。且休道前去艱難，只這個地方已此難過。」三藏問：「怎麼難過？」老者用手指道：「我這莊村西去三□餘里，有一條稀柿街，山名七絕。」三藏道：「何為『七絕』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山徑過有八百里，滿山盡是柿果。古云：『柿樹有七絕：一，益壽；二，多陰；三，無鳥巢；四，無蟲；五，霜葉可玩；六，嘉實；七，枝葉肥大。』故名七絕山。我這處地闊人稀，那深山亙古無人走到。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，將一條夾石衢盡皆填滿，又被雨露雪霜經微過夏，作成一路污穢，這方人家俗呼為『稀屎街』。但刮西風，有一股穢氣，就是淘東園也不似這般惡臭。如今正值春深，東南風大作，所以還不聞見也。」三藏心中煩悶不言。

行者忍不住，高叫道：「你這老兒甚不通便，我等遠來投宿，你就說出這許多話來誑人。□分你家窄逼沒處睡，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，也就過了此宵，何故這般絮聒？」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，便也擰住口，驚噁噁的硬著膽，喝了一聲，用藜杖指定道：「你這廝骨過臉，磕額頭，塌鼻子，凹頰腮，毛眼毛睛，癆病鬼，不知高低，尖著個嘴，敢來衝撞我老人家？」行者陪笑道：「老官兒，你原來有眼無珠，不識我這癆病鬼哩。相法云：『形容古怪，石中有美玉之藏。』你若以言貌取人，乾淨差了。我雖醜便醜，卻倒有些手段。」老者道：「你是那方人氏？姓名是誰？有何手段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

祖居東勝大神洲，花果山前自幼修。  
身拜靈臺方寸祖，學成武藝甚全周；  
也能攬海降龍母，善會擔山趕日頭；  
縛怪擒魔稱第一，移星換斗鬼神愁。

偷天轉地英名大，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。」

老者聞言，回嗔作喜，躬身著，便教：「請，請入寒舍安置。」遂此四眾牽馬挑擔，一齊進去。只見那荊針棘刺，鋪設兩邊。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，又是荊棘苦蓋。入裡才是三間瓦房。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，又叫辦飯。少頃，移過桌子，擺著許多麵筋、豆腐、芋苗、蘿白、辣芥、蔓菁、香稻米飯、醋燒葵湯，師徒們盡飽一餐。

吃畢，八戒扯過行者，背云：「師兄，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，今返設此盛齋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能值多少錢？到明日，還要他□果□菜的送我們哩。」八戒道：「不羞，憑你那幾句大話，哄他一頓飯吃了，明日卻要跑路，他又管待送你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不要忙，我自有個處治。」

不多時，漸漸黃昏，老者又叫掌燈。行者躬身問道：「公公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姓李。」行者道：「貴地想就是李家莊了？」老者道：「不是，這裡喚做駝羅莊，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。別姓俱多，惟我姓李。」行者道：「李施主，府上有何善意，賜我等盛齋？」那老者起身道：「才聞得你說會拿妖怪，我這裡卻有個妖怪，累你替我們拿拿，自有重謝。」行者就朝上唱個喏道：「承照顧了。」

八戒道：「你看他惹禍，聽見說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，預先就唱個喏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不知，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，他再不去請別人了。」三藏聞言道：「這猴兒，凡事便要自專。倘或那妖精神通廣大，你拿他不住，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莫怪，等我再問了看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還問甚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貴處，地勢清平，又許多人家居住，更不是偏僻之方，有甚麼妖精敢上你這高門大戶？」老者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我這裡久矣康寧。只這三年六月間，忽然一陣風起。那時人家甚忙，打麥的在場上，插秧的在田裡，俱著了忙，只說是天變了。誰知風過處，有個妖精，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，豬羊吃了，見雞鵝叨圖咽，遇男女夾活吞。自從那次，這二年常來傷害。長老啊，你若有手段，拿了妖怪，掃淨此土，我等決然重謝，不敢輕慢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卻是難拿。」八戒道：「真是難拿，難拿。我們乃行腳僧，借宿一宵，明日走路，拿甚麼妖精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。初見時誇口弄舌，說會換斗移星，降妖縛怪，及說起此事，就推卻難拿。」

行者道：「老兒，妖精好拿，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，所以難拿。」老者道：「怎見得人心不齊？」行者道：「妖精攪擾了三年，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。我想著每家只出銀一兩，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，不拘到那裡，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，卻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？」老者道：「若論說使錢，好道也差殺人，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？前年曾訪著山裡有個和尚，請他到此拿妖，未曾得勝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和尚怎的拿來？」老者道：

那個僧伽，披領袈裟。先談、《孔雀》，後念《法華》。香焚爐內，手把鈴拿。正然念處，驚動妖邪。風生雲起，逕至莊家。僧和怪鬥，其實堪誇：一遞一拳搗，一遞一把抓。和尚還相應，相應沒頭髮。須與妖怪勝，徑直返煙霞。原來晒乾疤。我等近前看，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這等說，吃了虧也。」老者道：「他只拚得一命，還是我們吃虧：與他買棺木殯葬，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。那徒弟心還不歇，至今還要告狀，不得乾淨。」

行者道：「可曾再請甚麼人拿他？」老者道：「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道士怎麼拿他？」老者道：「那道士：頭戴金冠，身穿法衣。令牌敲響，符水施為。驅神使將，拘到妖魑。狂風滾滾，黑霧迷迷。即與道士，兩個相持。鬥到天晚，怪返雲霓。乾坤清朗朗，我等眾人齊。出來尋道士，滄死在山溪。撈得上來大家看，卻如一個落湯雞！」

行者笑道：「這等說，也吃虧了。」老者道：「他也只捨得一命，我們又使夠悶數錢糧。」

行者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，等我替你拿他來。」老者道：「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，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：若得勝，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，半分不少；如若有虧，切莫和我等放賴，各聽天命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老兒被人賴怕了。我等不是那樣人，快請長者去。」

那老者滿心歡喜，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、右舍、表弟、姨兄、親家、朋友，共有八九位老者，都來相見，會了唐僧，言及拿妖一事，無不欣然。眾老問：「是那一位高徒去拿？」行者叉手道：「是我小和尚。」眾老悚然道：「不濟，不濟。那妖精神通廣大，身體狼狽。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，還不夠他填牙齒縫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官兒，你估不出人來。我小自小，結實，都是『吃了磨刀水的秀氣在內』哩。」眾老見說，只得依從道：「長老，拿住妖精，你要多少謝禮？」行者道：「何必說要甚麼謝禮？俗語云：『說金子晃眼，說銀子傻白，說銅錢腥氣。』我等乃積德的和尚，決不要錢。」眾老道：「既如此說，都是受戒的高僧。既不

要錢，豈有空勞之理？我等各家俱以魚田為活，若果降了妖孽，淨了地方，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，共湊一千畝，坐落一處，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，打坐參禪，強似方上雲遊。」行者又笑道：「越不停當。但說要了田，就要養馬當差，納糧辦草，黃昏不得睡，五鼓不得眠，好倒弄殺人也。」眾老道：「諸般不要，卻將何謝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出家人，但只是一茶一飯，便是謝了。」眾老道喜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但不知你怎麼拿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他但來，我就拿住他。」眾老道：「那妖大著哩：上拄天，下拄地；來時風，去時霧。你卻怎生近得他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，我把他當孫子罷了；若說身體長大，有那手段打他。」

正講處，只聽得呼呼風響。慌得那八九個老者戰戰兢兢道：「這和尚鹽醬口，說妖精，妖精就來了。」那老李開了腰門，把幾個親戚連唐僧，都叫：「進來，進來，妖怪來了。」唬得那八戒也要進去，沙僧也要進去。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：「你們忒不循理，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？站住，不要走，跟我去天井裡，看看是個甚麼妖精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他們都是經過帳的，風響便是妖來。他都去躲，我們又不與他有親，又不相識，又不是交契故人，看他做甚？」原來行者力量大，不容說，一把拉在天井裡站下。那陣風越發大了，好風：

倒樹摧林狼虎憂，播江攬海鬼神愁。  
掀翻華岳三峰石，提起乾坤四部洲。  
村舍人家皆閉戶，滿莊兒女盡藏頭。  
黑雲漠漠遮星漢，燈火無光遍地幽。

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，伏之於地，把嘴拱開土，埋在地下，卻如釘了釘一般。沙僧蒙著頭臉，眼也難睜。

行者聞風認怪，一霎時，風頭過處，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，即低頭叫道：「兄弟們，風過了，起來看。」那馱子扯出嘴來，抖抖灰土，仰著臉，朝天一望，見有兩盞燈光，忽失聲笑道：「好耍子，好耍子，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，該和他做朋友。」沙僧道：「這般黑夜，又不曾觀面相逢，怎麼就知好歹？」八戒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夜行以燭，無燭則止。』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，必定是個好的。」沙僧道：「你錯看了，那不是一對燈籠，是妖精的兩隻眼亮。」這馱子就說矮了三寸，道：「爺爺呀！眼有這般大啊，不知口有多少大哩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莫怕。你兩個護持著師父，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，看他是甚妖精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不要供出我們來。」

好行者，縱身打個唿哨，跳到空中，執鐵棒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有吾在此。」那怪見了，挺住身軀，將一根長槍亂舞。行者執了棍勢，問道：「你是那方妖怪？何處精靈？」那怪更不答應，只是舞槍。行者又問，又不答，只是舞槍。行者暗笑道：「好是耳聾口啞。不要走，看棍。」那怪更不怕，亂舞槍遮攔。在那半空中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鬥到三更時分，未見勝敗。八戒、沙僧在李家天井裡看得明白。原來那怪只是舞槍遮架，更無半分兒攻殺。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。八戒笑道：「沙僧，你在這裡護持，讓老豬去幫打幫打，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，領頭一鍾酒。」

好馱子，就跳起雲頭，趕上就築。那怪物又使一條槍抵住。兩條槍就如飛蛇掣電。八戒誇獎道：「這妖精好槍法！不是山後槍，乃是纏絲槍；也不是馬家槍，卻叫做個軟柄槍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莫胡說。那裡有個甚麼軟柄槍？」八戒道：「你看他使出槍尖來架住我們，不見槍柄，不知收在何處。」行者道：「或者是個軟柄槍；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，想是還未歸人道，陰氣還重。只怕天明時陽氣勝，他必要走。但走時，一定趕上，不可放他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又鬥多時，不覺東方發白。那怪不敢戀戰，回頭就走。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，忽聞得污穢之氣逼人，乃是七絕山稀柿衙也。八戒道：「是那家淘毛廁哩？喂！臭氣難聞。」行者侮著鼻子，只叫：「快趕妖精，快趕妖精。」那怪物攆過山去，現了本像，乃是一條紅鱗大蟒。你看他：

眼射曉星，鼻噴朝霧。密密牙排鋼劍，彎彎爪曲金鈎。頭戴一條肉角，好便似千塊瑪瑙攢成；身披一派紅鱗，卻就如萬萬片胭脂砌就。盤地只疑為錦被，飛空錯認作虹霓。歇臥處有腥氣沖天，行動時有赤雲罩體。大不大，兩邊人不見東西；長不長，一座山跨占南北。

八戒道：「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。若要吃人啊，一頓也得五百個，還不飽足。」行者道：「那軟柄槍乃是兩條信棒。我們趕他軟了，從後打出去。」這八戒縱身趕上，將鈿便築。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裡，還有七八尺長尾巴丟在外邊。八戒放下鈿，一把攔住道：「著手，著手。」盡力氣往外亂扯，莫想扯得動一毫。行者笑道：「馱子，放他進去，自有處置，不要這等倒扯蛇。」八戒真個撒了手，那怪縮進去了。八戒怨道：「才不放手時，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；是這般縮了，卻怎麼得他出來？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廝身體狼狽，窟穴窄小，斷然轉身不得，一定是個照直攏的，定有個後門出頭。你快去後門外攔住，等我在前門外打。」

那馱子真個一溜煙跑過山去，果見有個孔窟，他就扎定腳。還不曾站穩，不期行者在後門外使棍子往裡一搗，那怪物護疼，徑往後門攏出。八戒未曾防備，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，莫能掙挫得起，睡在地下忍疼。行者見窟中無物，舉著棒，跑過來叫趕妖怪。那八戒聽得吆喝，自己害羞，忍著疼，爬起來，使鈿亂撲。行者見了，笑道：「妖怪走了，你還撲甚的了？」八戒道：「老豬在此打草驚蛇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活馱子，快趕上。」

二人趕過洞去，見那怪盤成一團，豎起頭來，張開巨口，要吞八戒。八戒慌得往後便退。這行者反迎上前，被他一口吞之。八戒搥胸跌腳，大叫道：「哥耶，傾了你也。」行者在妖精肚裡支著鐵棒道：「八戒莫愁，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。」那怪物躬起腰來，就似一道路東虹。八戒道：「雖是像橋，只是沒人敢走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。」在肚裡將鐵棒撐著肚皮。那怪物肚皮貼地，翹起頭來，就似一隻贛保船，八戒道：「雖是像船，只是沒有桅篷，不好使風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讓開路，等我叫他使個風你看。」又在裡面盡著力把鐵棒從脊背上擱將出去，約有五七丈長，就似一根桅杆。那廝忍疼掙命，往前一攏，比使風更快，攏回舊路，下了山，有二□餘里，卻才倒在塵埃，動蕩不得，嗚呼喪矣。八戒隨後趕上來，又舉鈿亂築。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，鑽將出來道：「馱子，他死也死了，你還築他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不知我老豬一生好打死蛇？」遂此收了兵器，抓著尾巴，倒拉將來。

卻說那駝羅莊上李老兒與眾等對唐僧道：「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回，斷然傾了命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決不妨事。我們出去看看。」須臾間，只見行者與八戒拖著一條大蟒，吆吆喝喝前來。眾人都歡喜。滿莊上老幼男女，都來跪拜道：「爺爺，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。今幸老爺施法，斬怪除邪，我輩庶各得安生也。」

眾家都是感激，東請西邀，各各酬謝。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，苦辭無奈，方肯放行。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，都辦些乾糧果品，騎驢壓馬，花紅彩旗，盡來餞行。此處五百人家，到有七八百人相送。

一路上喜喜歡歡，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衙口。三藏聞得那般惡穢，又見路道填塞，道：「悟空，似此怎生過得？」行者侮著鼻子道：「這個卻難也。」三藏見行者說難，便就眼中垂淚。李老兒與眾上前道：「老爺勿得心焦。我等送到此處，都已約定意思了：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，除了一莊禍害，我們各辦虔心，另開一條好路，送老爺過去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老兒，俱言之欠當。你初然說這山徑過有八百里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，那裡會開山鑿路？若要我師父過去，還得我們著力，你們都成不得。」三藏下馬，道：「悟空，怎生著力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眼下就要過山，卻也是難；若說再開條路，卻又難也。須是還從舊衙衙過去，只恐無人管飯。」李老兒道：「長老說那裡話，憑你四位擔擱多少時，我等俱養得起，怎麼說無人管飯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，再做些蒸餅、饅饅來。等我那長嘴和尚吃飽了，變了大豬，拱開舊路，我師父騎在馬上，我等扶持著，管情過去了。」

八戒聞言道：「哥哥，你們都要圖個乾淨，怎麼獨教老豬出臭？」三藏道：「悟能，你果有本事拱開衙衙，領我過山，註你這場頭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列位施主們都在此，休笑話。我老豬本來有三□六般變化，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，委實不能；若說變山，變樹，變石塊，變土墩，變賴象、科豬、水牛、駱駝，真個全會。只是身體變得大，肚腸越發大。須是吃得飽了，才好幹事。」眾人道：「有東西，有東西，我們都帶得有乾糧、果品、燒餅、饅饅在此，原要開山相送的，且都拿出來，憑你受用。待變化了，行動之時，我們再著人回去做飯送來。」八戒滿心歡喜，脫了皂直裰，丟了九齒耙，對眾道：「休笑話，看老豬幹這場臭功。」

好獸子，捻著訣，搖身一變，果然變做一個大豬。真個是：

嘴長毛短半脂臙，自幼山中食藥苗。  
黑面環睛如日月，圓頭大耳似芭蕉。  
修成堅骨同天壽，煉就粗皮比鐵牢。  
鼷鼷鼻音呱謁叫，啞啞喉響噴喙哮。  
白蹄四隻高千尺，劍鬣長身百丈饒。  
從見人間肥豕彘，未觀今日老豬魁。  
唐僧等眾齊稱讚，羨美天蓬法力高。

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，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推攢一處，叫八戒受用。那獸子不分生熟，一湧食之，卻上前拱路。行者叫沙僧脫了腳，好生挑擔；請師父穩坐雕鞍。他也脫了鞵鞋，吩咐眾人回去：「若有情，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力。」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，多一半有騾馬的，飛星回莊做飯；還有三百人步行的，立於山下遙望他行。原來此莊至山有三□餘里，待回取飯來又三□餘里，往回擔擱約有百里之遙，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。眾人不捨，催趕騾馬，進衙衙，連夜趕至，次日方才趕上。叫道：「取經的老爺，慢行，慢行，我等送飯來也。」長老聞言，謝之不盡道：「真是善信之人。」叫八戒住了，再吃些飯食壯神。那獸子拱了兩日，正在饑餓之際，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，他也不論米飯、麵飯，收積來一湧用之，飽餐一頓，卻又上前拱路。三藏與行者、沙僧謝了眾人，分手兩別。正是：

駝羅莊客回家去，八戒開山過衙來。  
三藏心誠神力擁，悟空法顯怪魔衰。  
千年稀柿今朝淨，七絕衙衙此日開。  
六慾塵情皆剪絕，平安無阻拜蓮臺。  
這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，還遇甚麼妖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